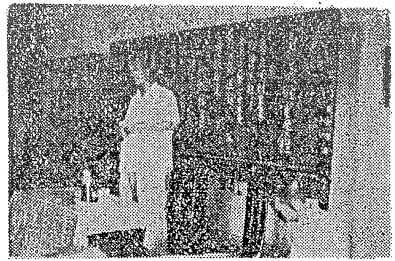


教義的重要性的

方 倫

本刊特約講座假臺中靈山寺演說



學佛的最後目的，在徹證真諦。這真諦便是自身中，徹天徹地，上與諸聖互融，下與含靈同具的本性。凡夫修到了徹證本性時，便已成佛，這時間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二乘僅證偏空，已得稱為無學，大乘證了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便到達無得的境界，行人修到無學，或是無得的地位，這中間便要依照佛陀的教義而行，離了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學人都知道：禪宗是不立文字的，事實上禪宗之所修所證者，確是到達了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這境界離言說心緣，屬於非安立諦，所以便非語言文字所能為力。雖然如此，然而接受釋尊以心傳心的禪宗初祖大迦葉尊者，他於佛涅槃後，第一件大事，便是結集三藏，其重視教義可知。再說二祖阿難尊者，誰都知道：他是多聞第一，所謂聞者，聞教義也由多聞以至於頓悟實相，這蛛絲馬跡，大足耐人尋味。十二祖是馬鳴大士，他曾宗百部大乘經典，著了大乘起信論，既然宗百部大乘經典，則深入教義可知。十四祖龍樹大士，他自龍窟讀經之後，通達諸法，稱為八宗祖師，一生廣造諸論，大弘佛理，摧伏外道，何一不是與教義相應。嗣後達摩東來，雖然標榜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而還帶來了四卷楞伽印心。後來嗣法的二祖慧可，他本是一位精通內典者。五祖傳法惠能，為說金剛經，至無住生心句，遂豁然大悟。厥後燈分五家，龍象輩出，其中就有不少博通三藏的大德。永明禪師的一百卷宗鏡錄，精深博大，無所不包，便是一個例證。再說到禪門諸師的語錄，這難道不是語言文字，難道不是教義嗎？

也有人說：「密宗與顯教對立，也是不立文字的。」其實不然。它不過是注重密咒罷了，並不是不講教義的，其所依的經典：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不是教嗎？金胎兩部曼荼羅，前者表智，後者表理，並不是完全無義可解的。其他如五智、六大、三種成佛、十住心、都包含有奧義在內。這樣看起來，密宗也是有理路可尋的，不然的話，它怎麼能夠躋於大乘八宗之林。

淨土三經，雖然沒有說出高深的理論，而教義却早包涵在事中，只要能行，理自具足。利根行者，慧解湛深，不待人教，自能行證兼施，默契

與旨。有了這樣的悟境，自然心安理得，絕不至見異思遷，陷入歧途。

釋尊滅度後，印度的佛法，最初五百年，是大乘教法閉晦，小乘教法盛行時代。直到了馬鳴菩薩出世，著了大乘起信論，纔把大乘的精神，重新喚起。其後龍樹、提婆、應運而生，闡揚大乘畢竟空義，以破小乘之執有。次後無著、世親、又復繼起，發揚瑜伽唯識之妙有，以破執空。教義重重，淋漓盡致，大乘風尚，披靡一時，雖小乘亦與大乘同時流行，然其氣勢，則遠遜於大乘。所以佛滅次五百年，是小乘教法衰退，大乘教法盛行時代。再後龍智菩薩，出興於世，以密法融攝一切，大見流行，大小乘佛法，都為密乘所遮蓋，而淹沒不彰，所以佛滅第三五百年，是大小乘教法隱沒，密法盛行時代。到了此時，因為佛徒不研教義，專事持咒的結果，致使婆羅門教，得以復興，而佛法遂漸趨於滅亡。由此可見：有教義纔有佛法，假如到了佛教徒都不懂教義的時期，那便是佛法滅亡的時期，印度便是一個榜樣，吾人興念及此，何可不努力研教，以維法運。

自清末直至今在，這時期佛法，極其衰頹，其所以衰頹的原因固多，民衆國文程度的普遍低落，以致不能讀誦經論，參究教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教理行證，就是信解行證，這是修行的四種步驟，按序漸進，不能躐等。若是不能讀誦經論，信解教理，不特於自己個人的進修，大有妨礙，即就度人方面說來，自身尚在歧路上徘徊，弄不清方向，何能指引他人。萬一遇到了初學請問，不答不行，答錯了更不行，所以不論小乘的純自利，和大乘的兼自利利他，都非懂得教義不可。

也有人說：「修淨土人，只要老實念佛，便萬事俱足，可以不必研教，研教反然增加疑慮。」這話也不盡然。除非不識字的人，實在無法誦經讀論，纔可以教他一味念佛，然而也要勸他多參加講筵，聽善知識開示法要，纔能够堅定信心，不至為邪說所搖動，否則就不能保證前途完全沒有危險。就我所知所見的行人之中，就發現有左列各種情事，這都是不懂教義所產生的結果，覆轍在前，何可不引為殷鑒。

- 一、貪名聞利養。
- 二、念佛並拜，扶鸞守竅。
- 三、迷信榮華富貴。
- 四、信世俗迷信。
- 五、稗販如來。
- 六、念佛名號，中途而廢。

- 七、由修行至於發狂。
- 八、長齋十餘年，忽然開葷，大喫魚肉。
- 九、一向戒殺，最後乃大殺衆生。
- 十、由信佛而改信外教外道。
- 十一、眼見鬼怪，或竟與之交談。
- 十二、盡破諸戒。

主張念佛不必研教的人，也自有其充份理由，這理由便是怕他見異思遷，終至一無所成，所以纔告誡他：老實念佛。的確，有的念佛人，看了天台止觀，便想修觀；看了相宗經論，又想學唯識；看了禪師語錄，或六祖壇經，又想參禪；看了密宗儀軌，又想學密持咒。結果新的學不成，不能了生死，舊的却早丟了，弄得臨終願行不足，佛不來迎，進退即當，只得據業受報，再入輪迴。犯了這種弊病的人，並不在少數，所以纔主張不必研教。但是，我的主張，就沒有這樣的呆板。第一、我是主張：除非文盲，萬不能不看經論，那便罷了，若是能看經論的人，仍不妨多看看，明白些學理，也可以堅定信心，不至為魔外所惑，因而改變了初衷。第二、我是主張：先打定主意，把屁股永遠牢牢的，坐在念佛的交椅上，死也不肯放鬆，每日所定的念佛功課，一聲也不肯短少，然後把閒餘的時間，儘管遍研經論，作為淨業的增上緣。譬如喫飯，要把念佛當作飯，其他的各種助緣當作菜，菜愈多，則愈容易下飯。可是，千萬要記住：無論如何，別把飯碗放下，變成光喫菜而不喫飯，若真個把飯碗放下，那就危險了，這是淨業行人的一個大關鍵處，不容等閒視之。

學者在修法的過程中，如有疑問，當以經論為根據。大菩薩尚須請佛決疑，諮詢法要，何況凡夫。例如地藏、觀音、彌勒、文殊、普賢、等諸菩薩，都會向釋尊問過法。一部圓覺經，完全是將十二位大菩薩，和釋迦牟尼佛的問答，彙訂而成。可知地上乃至等覺位上的菩薩，非教尚有執迷，若不請益，尚不能心開意解，證妙覺果，教義有這樣的重要，誰說修行人可以離開學理呢？本來行者一邊修行，一邊要把聖言來作印證，纔不至走入歧途。各宗中，最遠離文字的，要算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了，然而禪門諸祖，尚以楞伽、金剛印心，他們公然以教證禪，非此就無法衡量出：所修所證的，究竟合佛心否？與文字無關的禪宗，猶然如此，其他各宗。更可知了。

不論那一宗派，修到最後，都要歸納到無文字無教理的一真法界，無文字無教理的境界，纔是如來的果地。到了這一境地，纔算到家，若不到達這一境地，而尚有有餘不盡的光影存在者，都是不究竟。但是，在到達這一境地之前，就不得不利用教義，作為楔子，纔會成功，否則就毫無辦法。因為實情確是這樣的緣故，所以下手便想推翻文字，不用教義者，完全是狂妄之見，欺人之談。參禪縱使能打成一片，破末後牢關，尚有無

始曠劫習氣，無法斷除，離成佛的目標尚遠，中間還要乞法以資慧命。不然而的話，禪宗諸祖，就早已成佛了，何以法華經中，釋尊懸記初祖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奉觀三百萬億諸佛，供養讚歎，廣宣諸佛無量大法，纔得成佛，號光明如來。二祖阿難，於未來世，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然後成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可知縱使參禪得髓，若不經佛法的陶冶，教義的啓迪，無論如何，必不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或問：「你說不依教而修，必不能成佛，乃至三祇修行，實為應有的過程。然而何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法華經中，八歲龍女，獻上寶珠，即成正覺？」答曰：屠兒和龍女，都是聞法開悟者，這所聞的法，不都是教義嗎？若約果言，有漸有頓，此等輩，即所謂之頓根，或頓悟也，但若追考其因，則只有漸，並無所謂頓。譬如敷設鐵路，為着鑿一山洞，施工達三年之久，最後有一位工人，舉起鋤頭一掘，忽見洞外有日光透入，心中大喜，以為我只要一鋤頭，就能將山洞鑿通，旁觀的人，也都說此人有大氣力，只要一鋤頭，就能開一個山洞。惟有內行人，心裏明白；這山洞是鑿了三年，通於今日，若沒有三年的刻苦施工，也就沒有今日的成就。屠兒和龍女，若就今生的果地言，他們當然都可算是頓悟成佛了，但若追溯他們的因地，確都是修過了三大阿僧祇劫，今生只不過是三祇的最後一剎那罷了，放刀和獻珠，都有如鑿山洞的最後一鋤頭。號稱獨覺的辟支佛，生於無佛之世，不待經教，而能自斷無明，了生死。自表面看來，似乎與教義無關，然若追溯其前生，則亦是種因當年，證果今日。吾人和他們的情形，大有不同，他們以前，都是用過多年的苦工，所以今天一鋤頭，就能開通山洞，我們三分鐘都沒有用力過，如何便奢望和他們一樣的頓悟成佛。據我看來，還是老老實實的用力掘罷，三年之後，還不是和他們一樣的鋤到洞成，世間決沒有不勞而獲的倖果。至於屠兒和龍女，他們都是大菩薩現身表法，啓導後人，若看作一個是殺生為業者，一個是女孩子，那便犯了很大的錯誤了。

經論是佛菩薩歷劫修行所得來的結晶品，一頁一卷，都是多生心血所凝成，依之而修，便具有無上功德，我們能及身見到，若不是善根夙種，決沒有這樣的大緣法。經中說：一切衆生，在六道輪迴中，能得到人身份者，如大海中盲龜，撞到了飄浮無定的木孔。能值佛世，聞經法者，如有人須彌山頂，將芥子投中了大地上的針鋒，這兩個機緣，都能夠湊巧碰到，纔算是像我們這一班人，既得人身，又聞佛法者，這是多麼的艱難慶幸。所以希望各位：不要錯過了機會，掩卷不看，掩耳不聞，假如真個掩卷不看，掩耳不聞，那就等於既入寶山，空手而回了，豈不辜負了人身，辜負了佛法。今日機緣一錯過，將來若欲再得人身，再聞佛法，那就萬劫茫茫，真不知何年何世了。

理和事，在佛門中，有如鳥的雙翼，缺一不可。最標準的學人，是既能明理，而又能行事者，這就要千中選一了。故當善知識說法時，若光說

教理非常重要，而不說法事的應當力行，那是不得已，是爲了破執而說，因爲所破的是重事而輕理之執，所以所說的便偏在理邊。假如說法時，若光說法事非常重要，而不說教理的應當鑽研，那也是不得已，也是爲了破執而說，因爲所破的是重理而輕事之執，所以所說的便偏在事邊。釋尊說法時，旨在逗機，所以其說之法，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往往在此立彼破，此破彼立，先後矛盾，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理由也無非是爲了契合中道。若憑「中道」這兩個字說起來，凡是只曉得行各種法事，而了解經論的人，固是不懂教義者；然而只歡喜看經論，而不肯行各種法事的人，也不見得是懂得教義者。第一理由：經論中並不單是明理，有許多地方，也教人行事，所以若不行事，便是違背了經論。第二理由：只研教而不修行，則留滯在識田中的見思等惑，因缺乏觀照的功能，就無法斷除，惑業既在，生死當然不能了脫。像這樣的研究教義，並不會得到決定的效果，真實的受用，所以佛門謂之說食不飽，數他人寶不富，終無濟於饑貧。希望佛門行者：凡是能行事而不明理者，要多看經論，多聽講解，來印證所修所得者，有無差謬。凡是喜研理而不起行者，要注重實踐，來測驗所知所解者，是否真實，果能如是，可以離過矣。（完）

「禪門日誦」發行預約

發行者：竹 林 精 舍

地址：臺北新店文中路五十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三三四七號

全書照常州天甯寺木刻善本影印，十八開本，約三百九十頁，用最好六十磅模造紙線裝包布角。定價新台幣三十五元，港幣十二元。預約：新台幣廿二元，港幣八元。預約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卅一日截止。出書日期：十一月底。預約者請將書價按照上開郵政劃撥戶號直寄竹林精舍，可免匯費，並將預約者姓名住址，填好一併寄下，以便登記。

內容介紹：禪門日誦，爲佛徒日用修持要典，以江蘇常州天甯寺木刻版印爲最佳。天甯禪律並重，梵唄尤精。設有昆陵刻經處，雕刻木板藏經，印行法事經懺，而以「禪門日誦」對於行者實用更大。一版一眼之圖點，會爲精詳核定。內容搜羅豐富，凡佛家朝暮課誦經咒偈讚，應有盡有。經常應用華嚴字母，淨土懺儀，大悲懺儀，齋天儀，念佛七期法儀，放生儀，祝聖儀無不備具。對於佛祖經典語錄中精闢者，亦多摘入。一般僧徒每不諳法脈淵源，乃將禪宗五家法統字派列入，尤便檢查。尚有修齋刺頭吉凶日期，佛祖誕辰加入書內。總計書目約七十餘項，凡禪淨懺儀修應者，殆已賅羅備列。讀此書，佛門要務畢矣。本精舍遠承天甯法系，現將據來臺省禪門日誦影印流通。佛日照耀昏衢，法雨散洒人間。凡我出家在家四眾佛子，均宜人手一冊。

「淨土聖賢錄」發售預約啓事

敬啓者敝公司爲循各界教友之敦促及適應時代之需要起見特翻印淨土聖賢錄一書以資流通並供作專修淨業者之寶鑑

- 一、本書之印行旨在導引世人各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 二、本書共分三編初編爲彭際清之侄希溧居士所輯續編爲清胡蓮歸居士所輯三編爲蘇州靈岩山德森法師所輯全書共錄往生事跡九百餘篇自比丘居士以至物類詳載無遺所述往生事跡歷歷如畫閱之者無不感發而自興勤奮。
- 三、全書共六百八十六頁平裝分上中下三冊，精裝一巨冊定價新臺幣精裝三十六元港幣八元預約價臺幣二十六元港幣六元
- 四、自本（十）月起開始預約三個月後出書
- 五、書款臺灣區請交各地郵局一二八四三號本公司帳戶國外請交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道唐寧新村六號法宗法師匯轉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謹啓 四十五年十月十日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

「中庸闡微」發售預約啓事

中庸一書，家藏戶誦。雖爲儒教心法，實即人生真諦。歷代註解汗牛充棟，多是在儒言儒，不能善觀其通。致聖賢真意，隱而不彰。惟宋代鐔津大師著中庸解，明代憨山大師著中庸直指，特出機杼，藉儒明佛，鐔津所解，已收入大藏，憨山之書，亦爲通人所激賞。今蔡念生居士，繼鐔津憨山之後，更有此著。於諸家之外，別闢蹊徑，闡明微旨。無一義不源本真理，無一語不特出已見。所談皆儒教本地風光，不涉內典一字。而儒理既明，佛理亦暢。洵爲研究儒學、佛學、社會學，及東方文化者所應留意。居士前著人生漫談十二萬言，欲暢發此理，旁徵博引，不免枝蔓。今更提要鉤玄，著爲此書。不啻爲前書作最精闢的說明與有條理的證明。已閱前書者不可不閱，未閱前書者，更不可不閱。

本書一冊定價新臺幣九元港幣二元預約價新臺幣五元港幣一元一角。自本月起至十一月底預約截止，十二月一日出書。書款國內請交本公司各地郵局帳戶一二八四三號免繳費用國外請交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道唐寧新村六號法宗法師匯轉。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謹啓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